



凡塵曉遇

專欄

2023, 时间的浮雕

□李曉

2023年的天幕,即将在浩荡天风中缓缓褪下。在这一年时间的滴答声中,光阴把我从此岸渡到彼岸,难舍之中,我再一次凝望镌刻在天幕上的字眼,它是时间这个仁慈的长者,赐予我在生命长卷中的词语。这些字眼,也是时间凝固成的浮雕。

树木滋养。我喜欢树,树像亲人一样伴随着我们的生命。河流是大地的血管,树就是大地的茎脉。树木,也供养着与它有缘之人的生。2023年,我去看望过离城120多公里外的一棵水杉树,它被称为“水杉王”。这棵水杉通直挺拔,高耸入云,树高35.4米,胸径2.48米,冠幅22米,树龄约600年,是世界上树龄最长、胸径最大的水杉古树,被誉为全世界水杉的“母树”。正值盛夏时节,我望着这棵古树,向它虔诚地鞠上一躬。这一年秋天,我在齐鲁大地云游。去曲阜城孔庙的那天下午,阳光如瀑从湛蓝天空倾泻而下,落在庞大的古树群里,似蝶翼般的枝叶于风中漫舞,恍若宽袍大袖的孔子师徒们从云中翩然而落。孔庙里的树,它是一个古树的大家族,在这里,没活到数百年上千年的树,只能说是“未成年”的树。其中一棵2500多年的桧柏树,据传是孔子亲手栽植,它谱写了一棵树的生死传奇。在明朝张岱的《陶庵梦忆》里,有关于这棵古树的身世记载,它先后经历了神奇的5次死死生生,这棵古树仙翁,与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一样,历尽劫难,延绵不绝,光耀历史。我在这棵流淌孔先人生命基因的古树前凝眸,冥想无数流连此地的先贤大儒们的身影,他们的气息也灌注在这棵古树的汁液奔涌里。敬畏与谦卑之心,在这样的古树面前再次涌动。

人间告别。2023年,有人流熙熙中的相约聚会,也有揪心的告别。草木青青的春日,82岁的岳母在一个大都市告别人世,我第一时间得到消息时,还在故土高坡上沐浴着暖暖春阳。接到电话后,披在身上的温暖春阳衣裳,感觉一刹那降温成了单薄冰凉的冬衣。那一年,年少轻狂的我,也有一颗敏感而自卑的心,在小镇工作的我,与在县城的女友刚认识,遭到了她家亲友的强烈反对,我这个时常熬夜写作两眼充血的文学青年,在他们眼里一点也不靠

谱。递给我一把打开县城城门钥匙的人,就是这个当年刚刚五十出头的中年女人,在对我进行几次面试后,她这样鼓励自己的女儿:“我看这个小青年实在,妈支持你,今后就跟他好好过日子吧。”后来,我同她的女儿结了婚,婚后生活,有牙齿与舌头的缠绵,更多的是烟熏火燎生活里最世俗的浸染。特别是面对我这个有时情绪如过山车的男人,面对我这个家里新房搞装修连螺丝帽电灯泡也没经手过的男人,她默默操持着一个家的运转,说不上过上了当初许诺过的幸福日子,只是家人闲坐时感到灯火可亲,我在异乡奔走时想念着这一窗灯火,想念着有天早晨我出门时那一声“你还没有刷牙啊”的亲昵提醒。我感谢岳母。当她的灵车回到故乡城市,我们特意安排绕城一周,魂兮归来,这是她在大地之上最后的行程。这一年我经历的人间告别,还有一个当年的高中同学,他刚满53岁,一场埋伏的疾病把他从这个世界粗暴地带走了。我去病房看望他时,他枯瘦的手布满输液的针眼,散乱浑浊的目光已

无法聚焦,当我离开病房时,他突然叫出声“还要来看看我啊”。一颗牙齿的脱落,枕边的一丝头发,都是在告别。时光浩海里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悄悄举行着时光的告别葬礼。有的告别,是为了重逢,有的告别,成了人世间的永别。2023年的这些告别,让我更深刻地懂得,珍惜当下拥有,每一次离开,都要好好说上一声“再见”。

漫漫心流。2023年日子的流水,静水深流中,也有沉渣泛起。静水深流,是那些属于我的日子,我在光阴河流里不显山不露水地独自穿行。当然,从容之中也偶有惊慌,踏实之中也偶有虚无袭击身心。这人生一世,其实也是一条漫漫心流汇聚而成的时间之河。我这个生性笨拙的木讷之人,更多的时间,是去河流之上那座百年老桥独坐,是在一条河流从春游到冬,我躺在碧波里侧耳聆听潺潺流水声从耳膜里划过。属于我心流流经的最幽静之处,还是阅读与写作。我在一个小地方写作,这些蝌蚪一般浮游在漫漫心流上的文字,与那些黄钟大吕的文学,我当然明白距离的遥远。在这个多数人刷着手机屏幕的年代,文学在我心里,依然神圣,依然有着庄重而典雅的气质,有着神秘的磁场。写作是对时间的抵抗,是对记忆的抢救。人活着,其实也是和时间的对峙,但生命终究抵抗不赢无涯的时间,只有与时间心平气和地妥协着。因为我们的精神无论怎样高昂、激情、奋进,我们的身体终将会老去,灵魂终将会与肉体拉开无法愈合的永恒距离。但灵魂闪闪发亮的部分,可以通过文学的燃烧发出来。这灵魂功课中的书写,让我消化着孤独,承担着责任,溶解着欲望,洞悉着世界。这一年秋天,故乡城市的一家报纸,为我开辟个人专栏,让我在时间之河的泅渡之中,将那些漫漫心流的文字,放心地托付给这家报纸的精神田园。

2023年的天幕之上,还有一些词语也组成我这一年的生命词典:陪伴,运动,远行,凝视,雷声,暴雨,大雾,云上,霞光……当我此后经年打开这一年的时间词典,苍茫之中,依然有着浮雕一般的深刻。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干部)



身在福中要知福

□周成芳

“有空吗?出来喝茶,心情糟糕透了。”打开手机,见老同学妮发来私信。我爽快答应赴约。急匆匆地赶往滨湖公园的露天茶座,她已点好一壶茶,脸上布满了乌云。我还没来得及坐下,她就开始直奔主题:“刚跟我妈又吵了一架”。

怎么回事?我表示不解。妮的母亲原是县城教师,退休后随妮一起住在省城,帮她料理家务带孩子。妮的女儿上大学后,她父母在同城另买了一套房,两家相距不远。

“昨晚去我娘家住了。估计是受了点风寒,早上起来感觉头昏脑胀,准备喝一袋感冒冲剂。等我洗漱完毕发现我妈已经兑好了。一袋冲剂兑一小碗水就行了,她竟然给我兑了满满一大碗,说是见我症状严重,一次兑了两袋。没听说过药极必反吗?我一气之下,将那一碗冲剂倒进了洗碗池,再重新兑了一袋。”妮像放鞭炮似地噼里啪啦道出事情的原委。

“你这样会伤她心的。”我插了一句嘴。

“她是恼气了,听我爸说在卧室流泪,我就是为这事烦躁。你说我这么大的人了,有病还不知道自己服药吗?”她显然越说越委屈。

还有更奇葩的事。她继续说个不停。

“昨天我进屋后,脱下球鞋搁在鞋架上,准备晚餐后跑步再穿。结果你猜怎么着?她竟然将那双鞋拿去洗了,害得我跑步的计划也取消了。你说她都快80岁的人了,还整天脚不停手不住地……”

“是啊是啊,跟我妈一样,她一天也没有消停过。”听她这一说,我像是遇见知音,迅速打开了话匣。

“我虽说住在城郊,但小区里有小菜店,附近也有两个大超市。我妈总认为这里生活采购不方便。她三天两头买些肉啊菜啊,背上一大包挤公交车给我送来,将我的冰箱塞得满满的。我现在都不敢跟她说爱吃啥菜了,不然她天天做好给我端来。”

我喝了一口茶,继续绘声绘色地讲道:“我二哥家住省城,离我们这里300多公里。我妈每次去看他,左提一只鸡,右提一只鸭,肩上还扛上一大包。她都70多岁的人了,老说力气足扛得动。有一次,她甚至还去小吃店买了一笼新鲜的包子,就因为以前二哥说那家包子好吃。”

我本来是想劝劝她,结果自己也跟着越说越起劲。

“我妈也是,经常趁我不在家时上门来翻箱倒柜,清理些衣服被套去洗,有些衣服我明明都不想再穿了。”

妮继续滔滔不绝数落她妈妈的“罪状”。

“我看你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一个女人的声音打断了妮的话。我抬头一看,对面茶桌上坐着一个梳着齐耳短发的中年女子。

“我一直在听你们聊天,内心挺羡慕的。”女子喝了一口茶,幽幽地说道:“我也曾有这样一位事无巨细关爱我的母亲,我也曾像你们一样反感她的大包大揽。两年前她出了意外离我而去。我现在才体味到,以前那些唠叨声是世上最美的音乐,可惜我再也没有机会聆听了。”

她突然低下头,从包里掏出一张纸巾擦了擦眼睛。

我和妮都沉默了。

“其实细想一下,我们人到中年,还能得到老母亲细心的关爱,还真是幸福的。”我望了一眼天空中翻滚的白云,忍不住感叹。

“我也明白,可我有时就是控制不住想抱怨,就像我女儿经常抱怨我一样。”说到这里,妮突然笑了起来,她拿起手机给她爸打电话。

“我得回去了,爸说我妈已经没生气了,正在厨房炖鸡汤呢。我得回去赔罪。”妮边说边起身离开。

不一会,我见妮的朋友圈有了新的动态。她拍了一张父母精心准备的饭菜,旁边附了一行字:“身在福中要知福”。(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开州区作协副主席)



能懂的诗

清晨,我仰望那些鸟儿(外一首)

□陈维宣

它们,或站在枝头
或在树丫跳跃
总有
说不完的话和唱不尽的歌

我真羡慕这些鸟儿
它们无忧无虑地歌唱
加快着黎明的到来
迷雾的散开
让雨点清新明亮
让阳光明媚温馨
它们身无重心事
因而能够轻飞

人不能飞
或许正是心事太重,被牵挂缠绕

虽然我羡慕飞鸟的一身轻快
但我宁肯让胸怀
装满大地的忧郁
像那些树木
心事绕成密密的年轮
根深扎土地
承载飞鸟和你的无忧无虑……

当我走过一片竹林

当我走过一片竹林
仿佛成为了一条鱼
潜入海底,享受沉淀的厚重快乐,孤独的自由宽广

恰似穿越在一首古典诗词
被青翠湿润的意境包围
成为一个个词句
清气充满乾坤
苍翠书写华年
浑身音韵铿锵
竹露滴翠鸣响

顿觉浑身长满箭叶
或许我与翠竹
都有锋芒的个性
竹子空而不空
凭借一股子气节直冲云霄
全心全意,不旁生枝节
方将一片海洋
移上高空

它们一节节地上升
我相信每节都经历了一段风摧雪打的艰难历程
每个节点
留下成长的深刻标记
让刀锋颤栗
凭借昂扬向上的信仰
刀砍不死,火烧不尽

我更钦佩这些竹子
宁肯在风雪中碎裂,也不弯腰屈服

2023.12.11.于成都
(作者系重庆诗词学会会员)

